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序

鄂渚周文

先生見人常曰聖人易學公卿難到常誦孟子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辨疑中如辨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辨地下非水辨日月每日一周天辨日食其切已功夫入聖功夫字義中辨明德二字格物二字一貫二字以至易經序卦貞勝二字錯綜二字並封爻中數百疑見道分明孟子以下一人而已有功聖門恐非宋儒所可及也葢先生之學不求人知家居衣

服朴素如樵人漁子滿腹珠玉一毫不露見人則飲酒敘寒溫談笑自若絕口不及心學初見薛敬軒錄即以領絹大書願學孔子四字繫之於臂林下近三十年義理沉潛反復忘食忘憂已非一日正所謂欲得虎子必入虎穴者也註易求溪十四年而後成志堅可知矣所以諸儒不可及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太極

或問宋儒已前皆不知太極爲理至宋儒乃指爲理又不明言其何理此何理也曰仁義禮智信之理也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已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

德字自蓄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棉統括微妙上說○或問何以知其爲仁義禮知信之理也曰天地之道陰陽盡之矣陰陽變合而有金木水火土是五行也有形焉有氣焉有理焉其形則天地萬物有形象者是也其氣則五行之代謝往來一呼一吸是也其理則五行之神仁義禮智信是也故天地有許多萬形萬象飛潛動植然皆屬於五形除了五者之形則無物矣如以形論長而瘦者屬木短而肥者屬水尖而下大者屬火圓而下大者屬金平正者屬土如以

色論青者屬木紅者屬火白者屬金黑者屬水黃者屬土以物論鱗者屬木羽者屬火毛屬金介屬水裸屬土是也其中有許多氣然不過一呼一吸除了呼吸則無氣矣形氣中有萬般理然皆管于五性除了五性則無理矣且以仁言之仁者愛之理愛字管得寬愛親也是愛愛民也是愛愛物也是愛義禮知信亦然不特此也天下有許多樂器如鐘鼓管籥之類然皆管於五聲有許多字點畫形象然皆管于五音有許多禽獸草木之味然皆管於五味有許多綵色

然皆管於五色則天下之理又有出五性之外者乎

○聖人常時在五形上看出五性來雖是五性總是一理所以隨其大小上下縱橫通說得如以五行單言仁屬木禮屬火義屬金知屬水信屬土此各有屬也若又以木單言木仁也枝枝葉葉文理燦然若鋪張陳設仁中之禮也大者為幹小者為枝截然判斷仁中之義也強幹弱枝明明白白不相悖害仁中之智也栢千年是栢松千年是松仁中之信也又以火單論火禮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能活人禮中之仁也

見木則燃見水則死截然判斷禮中之義也能照物
禮中之智也性主于熱千年不移禮中之信也若以
五行天地萬物總論天覆地載煦育萬物仁也高崖
深谷截然斬斷義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也不相
悖害皎然明白知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不爽毫釐
信也若以天上日單論垂下照萬物仁也冬寒夏熱
截然判斷義也春分以後行北道秋分以後行南道
往來于天無過不及禮也貞明智也朝升夕沉信也
五性之理原無定在亦無定體宋儒要識仁體就錯

了某常譬喻五性如一桶水有四孔從東孔來者即惻隱之心也從西孔來者即羞惡之心也以五性原一理也

○五性之無定體以其本於五行也然五行一陰陽也陰陽原無定位且以天地論之天秉陽地秉陰此以清濁論陰陽也以天獨論之日爲陽月爲陰此以晝夜論陰陽也星爲陽辰爲陰此以明暗論陰陽也以地獨論之火爲陽水爲陰木爲陽金爲陰土之剛者爲陽柔者爲陰此以形質論陰陽也以五行分論

之甲木爲陽乙木爲陰丙火爲陽丁火爲陰戊巳庚辛壬癸皆然此以受氣論陰陽也以一歲論暑爲陽寒爲陰此又以情性論陰陽也以一日論之晝之寒暑皆陽夜之寒暑皆陰此又以明暗論陰陽也以人一身論之頭爲陽足爲陰此以上下論陰陽也以頭面獨論之目屬陽耳屬陰鼻屬陽口屬陰此以尊卑論陰陽也以口獨論之以體言則齒爲陽舌爲陰此以剛柔論陰陽也以用言則齒爲陰舌爲陽此以動靜論陰陽也陰陽原無定位既無定位理亦無定在

矣譬如論中相似人家兩座屋以天井爲中到上堂以堂之中爲中若入房以房之中爲中是也

○朱子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若如此論是孔子之言未明備必俟周子之言始明備矣蓋孔子之言已明備無欠缺包括無極在其中矣周子恐人認錯了太極二字爲有形之物故云無極正所以解太極也朱子說平了

○邵康節常時左來右去將陰陽剛柔老少筭去如

說暑者日之爲寒者月之爲晝者星之爲夜者辰之爲又如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又如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以至皇帝王伯此等話左來右去都是四象上推算去如聖人之言則約而達如說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往一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數句盡之矣後學要把造化大頭腦理會得熟去看皇極經世卽易易矣不然如說晝者星之爲不知說甚

歷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可執泥是生二字蓋無先后也

天地

○或問天地之形邵子依附之說是矣朱子之說何如朱子說天地間只有陰陽二氣這一個氣磨來運去磨得急了撥得許多滓渣在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淸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又說天初生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

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軟后來方凝得硬又說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數條遞說錯了以朱子前說恰似天地纔初生這一番至於五峯螺蚌之說猶可笑也鴻荒之世至宋不知幾萬年矣尚有螺蚌哉此朱子篤信之過也殊不知天地乃無始無終者也止有一明一

暗爾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所謂萬古者一日之氣象是也到了暗時雖然昏黑不曾墜敗就似人夜間睡着一般其氣尚流通人睡着之時人雖不知然氣息一呼一吸未有一息之停是以知天地雖昏黑其氣機呼吸未嘗停也然何爲而昏黑也爲無陽也蓋天地到了戌亥純是一團陰氣通是此陰氣煙霧塞了日通無光了所以昏黑然雖昏黑天地之形質未曾壞敗春華秋實之草木並凡有血氣者皆不生了至於陽生于子天依舊開了以天屬陽故也天雖開然

陽尚微至於寅之時陽盛了三陽開泰天地交構所
以依然春華秋實生起血氣之物來
○或問朱子云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北溪陳氏亦
云地是水載不知是否曰此正坐不理會造化大頭
腦也地既是水載矣水之外又何物耶水之外如又
是地則地之外又何物耶將振河海而不洩此一句
說不通了蓋地雖如此厚載周身全是氣地即譬如
飯甑中米其豪篩之氣就譬如甑中氣經曰山澤通
氣竅於山川是也即今江淮河漢日日流下海海縱

大流至一年普天下皆水矣何以古今流而不絕滿而不溢耶蓋化而爲氣也天下之水盡向東南流東南者消方也故曰化而爲氣也何以知其化而爲氣也蓋五行各有象生者木之象也長者火之象也收者金之象也藏者水之象也故曰坎者陷也冬月水旺之時江淮河漢止有此水此本象也至春到東方水去生木木上通是水了水氣漸漸浮而散漫又到南方五六月大雨時行至此水浮在上水氣盡竭矣氣者水之母水者氣之子氣凝則水小氣散則水大

水小者水旺也水大者水衰也故東南乃水之消方西北乃水之長方水汜濫長者乃水氣之消也凡下雨雲走東決無雨雲走西雨必大以其生方也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木竭水之氣火竭木之氣試將一碗水潑在衣上將木火燃起一時化而爲氣乾了水向消方化而爲氣于茲驗矣說水載地者不知水之義者也程子說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此言得之矣

○水火相見不得易言水火不相射者言相見而不相害也言氣之交感也汞見火即飛所以到冬月水旺火即絕了到夏月火旺水即絕了陽水絕於巳陰水絕於午水氾濫者水氣正在消散所以堯舜禹正當巳午之時六陽極了所以十日並出洪水氾濫於天下此至妙至妙之理自古聖賢不能窮者也説水載地者不知水隨氣以消長者也故富貴之家冬手可熱者秋風將到矣正水氾濫者水氣正在消散之意也

○天地有此許大形體就載得此許大水五行金木水火土皆在天地之中不出天地之外譬如人身有此形體即有此血脉血脉只在身上流轉不在身外以人身論腎屬水即海也所以海水鹹說水在地全然不曾理會五行之理

○地在天之中周身都是氣地常長特人不覺爾何以知其地之長也某遊峨眉山登八十四盤極險峻之地見新崩痕跡僧曰此等去處年年有雨即崩或崩一丈者有之或崩二丈者有之某即算只說一年

崩一分寸年崩一寸百年崩一尺千年崩一丈萬年崩十丈十萬年崩百丈百萬年崩千丈千萬年崩萬丈萬萬年崩十萬丈則此山化而爲平地矣何以萬古猶此山也地常長而人不覺于此可知矣海之長亦然

○程子云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朱子云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此二段極說得是

○朱子說自古無人窮得北海殊不知天地北邊高何處有海

○或問山與海俱長則海終日流塵於中以一年長一分論之則萬年郎十丈高宜長而爲山矣何以萬古此海也此亦自古聖賢不能窮者也日地道流盈而益謙此地之常也既有所長必有所消蓋天地之形體就似人之形體相似頭千年是頭足千年是足山北西千年是高海東南千年是低此一定之形體也山既漸向東南而消海亦漸向西北而長一消一

長盈者流之謙者益之消一分則長一分長一分則消一分此至妙至妙之理也水常對東南一邊行土常對西北一邊退行是消退是長

○人在世間長了一分富貴就消了一分聰明長了一分聰明就消了一分富貴非達陰陽造化之妙者不足以識此富貴屬陰濁一邊聰明屬陽明一邊

日月星辰

○或問日行有長短何也曰此因地也日月者地中陰陽之精也故日行高低不離乎地之氣冬至以後

一陽生此氣之長也陽氣主於升鼓萬物之出機故漸伸而高日隨氣而亦高故晝長夏至以後一陰生此氣之消也陰氣主于沉鼓萬物之入機故漸屈而低日隨氣而亦低故晝短

○或問日之行一日一周天如此山河大地縱飛亦不能周天或者以日爲驟步驟不過日行千里耳安能周天縱一時行一萬里一日十二時地之體豈止十二萬里哉自古聖賢皆不能窮之不知何以能周天也曰此正論造化者當默識其大頭腦也既理會

得大頭腦則其間左來右去關竅自然通矣蓋日月皆此地陰陽所發之精英也既爲所發之精英則不離乎地矣安能不周天乎試將一枝燭置於竹筒內放在廳中間棹上廳之燭照去瓦上有一圓光即譬之日也將手把竹筒一斜側少傾斜間瞬息過了廳此日周天之義也何以驗日月爲地陰陽之精英余遊峨眉山欲見佛光連日陰雨山中將住一月矣僧曰此光亦難遇如將發光之時前一夜必有大風吹撼屋動則次日有光矣果一夜風發屋動次日天開

霽晴明僧曰此當以日影驗之日照屋影到某處即
有光矣果至其時日射崖下之光石即有霧如綿平
鋪二三十里僧家謂之銀色世界信乎銀色世界也
俄而空中兩道白毫擬出霧中即有一光如蝃蝀紅
綠相間圓如月五七丈實地之精英于此可驗此則
一山之精英也若日月則九州萬國之精英矣茲芴
指爲佛光世人安得不惑哉朱子說峨眉山看佛光
以五更看五更看者非佛光也僧家謂之聖燈滿天
飛盆腐葉之類

(〇)或問宋儒以月本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程子邵子朱子張子皆如是說而今獨以爲非受日光何也曰此正未達造化大頭腦而有此新巧之說也蓋天地既有此陰陽就有往來有生死有盛衰有寒暑有長短有常變此必然之理數也況月乃陰精旣屬陰則月之中有昏黑之狀者此定理也有盈有虧者亦定理也孔子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自爲日月自爲月豈有月受日光之理哉至若望日酉時日月圓相對矣至於半夜日在地之中月在天之中有許

大山河天地相隔月豈能受日之光乎譬如置一鏡於棹上置一鏡於棹下乃以棹上之光受棹下之光雖三尺之童亦不信也朱子乃以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照四傍上受於月則說得全不成話了豈有是理也哉蓋朱子篤信之過信沈存中之言爾既然地不甚大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光從四傍上可以受於月宜乎月之光夜夜滿矣何以十七十八月卽缺哉賢人篤信之過亦至於此且月本有圓缺聖人已先說矣如

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此聖人之言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聖人之言也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此聖人之言也哉生明既生魄旁死魄此聖人之言也明說生說死說盈說缺乃不信經而信洗存中之言何哉朱子又以經星緯星亦受日光如說以星亦受日光則當每月三十初一初二月缺將盡之時星亦當缺其光而不見矣何以星常常如此明也看來朱子說日食並月受日光皆信曆家之言未曾把造化

大規模頭腦理會

○星本無度曆家自晝夜算之耳蓋天地北高南低所謂北極南極者極至也南北到了各極處不知北邊高幾萬丈矣星者地之精也浮於地者也北極星浮在北邊丑艮上極高處地之高再無高於此者矣南極星浮在南邊未坤上極低處地之低再無低于此者矣其浮于上去地之度數南北也彼此相同但因地勢高低不同所以曆家謂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出入者地勢不同故也諸星左

旋到了南北兩頭極處恰似在車軸兩頭旋其實他也左旋止因天遠管窺恰似不動北極高所以常見南極低所以常隱因北極在高處者星在下面所以譬人君

○東南西北每七星共二十八宿非二十八宿大於衆星也亦非在正東正西正南正北也止因日之所行紀其經行之處耳葢天本無度作曆者無以紀其數以一年乃三百六十五日有餘故以日周天之度亦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然天體渺茫沖漠何處記認

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譬如孟春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不論度之廣狹三十度者有之一度二度三度者有之禮記月令所載及詩定之方中是也譬如荊州去北京某日至荊門某日至當陽某日至襄陽之意日周天有此二十八個當度星所以推定二十八宿之名其實此星與衆星同也

○北方七宿如一牛而少一腳有龜蛇盤結之象今人以眞武脩仙龜蛇二將可笑也

○星本無名曆家因難記認改其名以便記認如耀

魄寶之類是也

○古之聖賢如天無月之盈虧縱聰明也定不得春夏秋冬十二月也置不得閏

○月詳説前直圖

日食

日食者數當食也有當食而不食者邵子曰算法之誤此言得之矣或者當夜食曆家差其時如宋寧宗六年太史言夜食不見是也蓋日食常在於朔月食常在於望間有差者不過差一日耳不離朔望者定

類也圓必有虧者定理也朱子言朔而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亢當也言日月相對太親切遂遙奪其光又云正如一人執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看來道說錯了日月在天譬之兩毬疾馳如飛相交而過彼此安能掩乎況日一日一周天其迅速一刻千里月豈能掩乎曆家見得日食皆在朔月食皆在望固生此議論也此皆不將造化陰陽大頭腦理會故吾儒亦信之殊不知天地有此

陰陽不齊就生起許多不齊事來故有吉必有凶有盈必有虧有消必有長有長必有短有好必有醜有常必有變此必然之理必然之數也今以天言之蒼然者天之常也然或時而白或時而紅而黑或時空中偶生雷霆偶生風雨非變乎方者地之體也然或高而萬丈或卑而萬丈亦有盈有虧非其生成之變乎鎮靜者地之常也或時而震或時而裂非其偶然之變乎故明者日之常也或時亦如血或時皆暈或時有黑氣如飛鵲如飛燕或時有黑子如棗如李或

時貫白虹或時夾兩珥此皆載之簡冊昭昭可考者非明者之變乎故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日旁有陰氣相侵也二曰象謂陰氣附日凝結成象燕雀之類是也三曰鑴謂黑氣刺日也四曰監謂氣抱日也五曰闇謂方晝而晦也六曰瞢謂日瞢瞢然無光也七曰彌白虹彌天也八曰敘謂雲有片段次序如山在日旁也九曰隮蝃蝀升氣於日也十曰想雜氣成形想也故圓者日之常也或時有缺焉或缺十分之五或缺十分之盡則圓而

缺者雖變也亦常也若以爲月所掩且如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既者盡也又如襄公二十四年安王一十年高后二年平帝元始元年普通三年日皆食之盡赧王十四年日食晝晦夫月掩日安能至此甚乎此皆已前載之史册不可勝紀矣至若本朝正德某年日食盡白日偶黑滿天星斗此先輩所親見者也月在何處安能掩日至此乎且古人不言日缺而言日食者其缺處如有物齒之狀此食字之義也故解蝕字云如蟲食草木之葉也每每救日

見其缺處參差不齊月掩日安得有是象乎蓋月之圓有時而虧正猶日之白有時而雜氣如周禮之所謂十輝也何必穿鑿以黃道論哉又說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謂王者脩德行政則陽足以勝陰雖當食而月常避日亦不食此說尤不通也蓋日月無心情之物也若月知避日是有心情矣且如五帝三王已上不可得而知矣至若漢文帝宋仁宗豈不脩德哉然亦日食如常何哉常考宋中興志云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月光不照謂之闇虛月望

行黃道則値闇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本朝朱熹頗主是說由是言之日之食與否當視月之行黃道表裏月之食與否當視所値闇虛表裏大約於黃道驗之也此中興志之說也又沈氏筆談亦論夏西南北觀中興志謂本朝朱熹頗主是說則自漢唐以來言日食者紛紛皆未定也朱子見得曆家通是如此說遂信之解詩經十月之交之註爾又中興志云日之食又有當食而不食者出於曆法之外者也如唐開元盛際及本朝中興以來紹興十三年十

八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當虧而不虧及考唐史開元三年七月七年五月九年九月十二年閏十二月共日食十二次開元盛際何嘗不日食乎又考宋紹興五年正月七年二月十三年十二月十五年六月十七年十月等共食十三次止有三次入雲不見羣臣稱賀者奸邪蒙蔽也當是時也正秦檜弄柄之時王倫詔諭之日屈膝稱臣於醜虜復殺良將以悅其心君何君也臣何臣也何嘗修德哉而以爲中興以來紹興某年某年不食恐亦與

君之言也則中興志不足信矣朱子脩德不食之說蓋主曆家此說也蓋日者衆陽之宗君象也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人君於日食必當側身脩德以回天變非脩德則不食也嘉祐六年日食入雲不見時議稱賀獨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

之言似未協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禍猶深也天意以爲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也人主猶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不上下蒙誣哉若司馬光者可謂委曲善導其君以回天變者矣禮曰月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宮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此皆垂訓之言欲人君反身脩德也蓋言反身脩德以回天變則可若曰脩德則日不食非矣何也日猶水也日猶旱也堯之時浩浩襄陵湯之時焦金流石堯與湯豈不脩

德哉故堯惟反身脩德曰洚水警予湯惟反身脩德以六事自責自古聖人惟反身脩德而已且如孔子之聖豈不及文王文王之時鳳鳴岐山孔子之時鳳鳥不至豈孔子脩德不如文王哉所遭之氣運不同耳如曰人君脩德即日不食是孔子脩德即鳳鳥至也

○夏仲康五年日食書云乃季秋日朔辰弗集於房弗集者不安也言日辰不安於房宿也即言日食也亦非日月掩蝕也蔡仲默以集與輯通爲日月不和

誣矣

○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月而食于何不臧朔日辛卯在幽王六年常考幽王三年幽王見褒姒而悅之是年三川震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必定幽王四年五年六年之間有月食矣但古人月食不載之史也十月之交交者方交十月也即朔日也辛卯者紀其日所值之干支也微者

食之甚也與式微之微同彼者猶前也彼月而微者言前已月食之甚矣此日而微者亘言今又日食之甚矣日月告凶月則維其常矣日則大變有何善哉不特天變地亦有變又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指三年三川震也至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而宗周宗廟宮室盡爲丘墟遂有黍離之詩焉則作此詩者乃當時賢人君子見得日月告凶雷電不寧失天道也山川崩沸岸谷變遷失地道也內有褒姒之邪豔外有皇父之貪穢以至羣口

唱，晉西國暴亂三農汙萊失人道也三才絕矣國欲不亡得乎作詩者逆知周之必亡乃作此詩朱子解註依曆家之說不惟解之錯且失詩人憂時所刺之意矣

○彼月二句依蘇氏註亦通某所辨者止辨其非日月掩蝕也

或問堯時十日並出果有否曰此其必有者也蓋堯時六陽已極陽精之發極盛故也觀天地六陰已極之時卽昏黑可知矣斷史者以儒者莫先於窮理無

十日並出之理殊不知此造化之妙也俗儒安得知之哉且天地陰陽有此不齊之氣即有此不齊之事如日明于晝乃其常也亦有夜出者焉如漢武帝建元二年是也天無二日乃其常也亦有二日並出者焉如永聖元年乾符六年是也月亦然或時兩月並出或時三月並出或時西南方兩月重出或時朔月猶見東方或時生齒其間怪變不可勝紀又極而言之天雨水常也或時雨血或時雨沙或時雨土或時雨草或時雨金或時雨肉或時雨水銀故草木殊質

櫻桃有時而生茄陰陽異位男子或時而變女如履
武吞卵鳥覆羊脇皆無理之事聖人載之于經豈聖
人亦信恠哉賈誼曰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
炭兮萬物爲銅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斯言得之矣
○天下理外事極多且如孔子言今至聖王虛墓中生
出白兎來此事都不可曉所以說賈誼天地爲鑪數
句說得好燒窯有窯變即千變萬化之意也

雷霆雨露霜雪

或問程子云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震死霹靂者天地之怒氣也此言是否曰非也但看伏羲畫卦取陽一畫到陰一邊來謂之震震爲雷乃長男也取陰一畫到陽一邊來謂之巽巽爲風乃長女也所以說雷風相搏因陽氣極了要出來陰纏綁包裹住他不得出來所以一出有聲爆竹放銃是也安得爲怒氣哉又觀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生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言陽始潛閉地中及其

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之至矣即以薦上帝而配祖考也使非和之事安能配享哉所以知其非怒氣也張子說陽在外者不得入周旋不舍而爲風也說得不是葢風者橐籥往來之氣也但看手握扇往來生風又看扇鐵風廂一往一來生風可知矣

○雷擊人物者偶遇也雷從地中出出之時不論人不論物但所出之處卽擊矣說人之作惡值天怒氣就不是了如雷擊孔子文廟柱擊人家樹此皆所親見者柱與樹有何罪哉貞西山說雷雖威初非爲殺

物設也斯言得之矣

○雷之有形者氣盛生之也然有形而無質譬過就散了但看地中生菌占得天地不大氣一夜生起次早去採菌脚中已有蛆矣况雷鼓天地許大之氣豈不成形哉所以將動雷之前一日必熱之極

○雷純一團陽所以有火有電光古人說雷出則萬物出雷入則萬物入斯言得之矣

右前數條皆因宋儒說之可疑者辨之如說之既明者不重載于此録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録

心學晦明解

心學之一明一晦天實囿之也心學長明于天下則世多聖人麒麟鳳凰不能出走獸飛鳥之類矣即今書者吾儒所治之業也天下無不讀書之聖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此古今聖人之常大舜邇言且察況書乎且不言心學姑以世間書言之一明一晦言之三代以下書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其餘散在列國者亦少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

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當此之時世上無紙或書于木或書于帛傳播極難故家無異書人無異教賢人君子偶得一字有益於身心者即寶如金玉所以三代多道德之士及有紙後人以寫録爲難故人以藏書爲貴至唐時蜀中有人雕板印紙五代之時馮道即奏請官鏤板刊行書即傳於天下多矣至有書肆人以書貿易書愈多矣然天不令其完全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乃削八索九丘墳典

斷自唐虞以下斯道之散布于六經者如日中天矣生李斯焚之萬世之下皆罪李斯然天生焚書之人不獨一李斯也漢自除挾書之後易自淄川田生書自濟南伏生詩自申培轅固韓嬰禮自高堂生春秋自董仲舒至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未央宮有麒麟天祿閣詔劉向校經傳命向卒哀帝復命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括羣書而奏其七略其一曰六藝略者即六經也及舂陵舉兵漸臺剸首承明宣室皆火矣是焚書者王莽也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

道即位之後篤好文雅海内鴻儒擁帙而來者甚衆
充牣石室蘭臺明帝幸學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可
謂盛矣然迦西域之書干中國至今高明之士往往
宗其空寂而文以六經之言譬之一派淸江乃流一
濁源于其中此則不火之火是焚六經之心傳者明
帝也章帝考詳異同於白虎觀靈帝詔諸儒正定六
經藏之禁中者皆謂之中秘書亦猶前漢之中書也
及董卓移都兵民劫勦凡石室蘭臺之所蓄聚者甚
其縑帛劃其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則製爲縢囊

爾之間冰消瓦解是焚書者董卓也魏晉相繼前秘
書監鄭默后秘書監荀勗總括羣書分爲四部合一
萬九千有餘及京華覆蕩石渠拼熒而書皆亡矣是
焚書者劉曜石勒也永嘉之後中朝之書漸流江左
武帝入關收其圖籍五經子史鋈鉀復劃赤軸青紙
鮮械璘瑀前秘監謝靈運後秘書丞王儉及梁秘書
監任昉並處士阮孝緒爲七錄共三萬餘卷梁武雖
崇信誌公而亦頗悅詩書侯景爲亂文德之書猶存
蕭繹遣將破平侯景將書盡載江陵周師入楚灰於

一炬是焚書者侯景也後魏初都燕代南略中原周覺割據關右高洋號令山東蓬絮剪屠了無寧日不暇謜及文字矣至于開皇分遣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煬帝卽位猶好讀書納于東都修文殿者三萬七千卷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每室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僊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宫人踐機則飛僊收幔而上戶扉皆開帝出復閉如故收書之盛無愈於此矣及幸江都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盡焚於廣陵至武德平隋

將書送至京師厎柱覆舟又歸治漕是焚書者水火也太宗好文即位之初即封孔子弟子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爲秘書監購天下書玄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序正本副本籤軸皆異色以別之俄而鼓動漁陽馬嵬駐蹕覆餗形渥片紙不存是焚書者安祿山也靈武還都方瘳瘡痏至文宗始完前書又經黃巢之亂至朱溫代昭宣則其書蕩然無遺矣又非特祿山焚之也宋承五季亂離之後書籍至少乾德初圖書實於三館詔史館凡吏民有

以書來獻者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至學士院試堪任職者具以名聞太宗以三館之陋又别新輪奐目為崇文館自建隆至祥符目録三萬有餘熙寧中成都進士郭友直獻書宣和中張頤李東王闡張宿等獻書皆貯史館謂之崇文總目宋之書至宣和盛矣及爾狐升御楊舉族北轅中原之主且殫殘於五國城況其書乎是焚書者金虜也南渡以後乃降詔曰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為多艱難以來網羅散失今監司郡守各諭

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至於嘉定著書立言之士益衆往往多充秘府雖紹定辛卯偶災紅衣之厄然煨燼之餘十猶得五及勝國以來皆散而之腥羶侏儺矣是焚書者非虜也至于民間之書如宋宣憲李邯鄲亳州之祁饒州之吳荊州之田南都之戚歷陽之沈廬山之李九江之陳鄱陽之吳皆收書之至多者然或散于國家之板蕩或廢于子孫之零替于今安在哉蓋天忌尤物聖人之經不使人見其全經聖人之傳不使人見其全傳縱醫家之靈方十術之奇

數藏之秘府者亦不肯久留于人間書可知矣夫書與天地本無忌礙且有興有廢而况于生人乎觀天不以全書與人則知天不以全聰明與人矣故心學不常明聖人不常生皆天有以閫之孔子之聰明千古一人而已信乎子貢以爲天縱也孔子之後門弟之多者莫如鄭康成長相隨千餘人名其鄉爲鄭公鄉榜其門爲通德門一時天下之相信以爲孔子復生矣自宋有程朱而鄭公之業遂廢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程朱在宋爲名儒今日之設科

皆依其註疏然大學首章頭腦功夫未免差誤他可知矣王陽明以大學未曾錯簡又可見天情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王陽明之說是矣然又以格物之物認爲事字敎人先于良知而明德二字亦依朱子又不免少差又可見天情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故天下有治有亂心學有晦有明皆天以聰明囿之人力不得而與也某本愚劣少壯之時妄意聖賢山林中近三十年所註有易經集註大學古本入聖功夫字義理學辨疑諸篇與程朱陽明頗有異同以世

莫我知欲請高秀才寫藏書塚三字藏之石室不料海內又有知之者昨友人致書以天下義理程朱說盡王陽明不必議之將程朱之註取其科第而復議之非儒者之用心也此言蓋為某而發非為陽明也殊不知理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辨論豈得為儒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人品也若論程朱陽明之人品俱千載豪傑泰山北斗皆某之師範也豈敢議之陽明在今日之儒乃聰明之極者但立論傷于太快略欠商量陽明亦未嘗議朱子之人

品也亦議其理而已使前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
之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黃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
不敢刪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子不必脩矣傳
註有左丘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國諸公程朱不可
出一言矣言之者不得已也為世道計也伊尹之非
予覺之而誰孔子之文不在玆孟子之舍我其誰皆
不得已也世莫我知不得不自任也蓋天閹世人之
聰明入聖之功夫少認不真則其用功之先後不免
以緩為急以急為緩古人有言黃河之源不揚黑水

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名儒言之門徒千人從而和之後生晩進差毫釐而謬千里有駸入于異端而自不覺者所以不得已而辨論也且如墨子乃戰國之大儒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有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諸篇當時之人比肩孔子故古文有仲尼墨翟之賢之句唐之韓昌黎猶予之韓子曰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儒墨墨子乃大儒何嘗不敬其父

哉而孟子乃闢之何也蓋老莊之徒棄仁義陋堯舜排周孔如黑之與白冰之與炭明白顯易知天下後世必不見信獨墨子似是而非觀其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其立論兼愛一篇孟子恐傳之後世其流必至於無父非墨子真無父也故辨論者不得已也昔程子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於我此言說得好某亦此意也覽某稿者見此解諒其不得已之心焉若所

見之是否則望正于後之君子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卷之七終